主要人物

保尔·柯察金（爱称：保夫鲁沙，俗称：保夫卡）

谢廖沙·勃鲁扎克——保尔童年时的朋友，红军战士，共青团区委书记

丽达·乌斯季诺维奇——红军师政治部工作人员，共青团省委常委

费奥多尔·朱赫来——水兵，党的地下工作者，省肃反委员会主席，军区特勤部副部长

达雅（爱称：达尤莎）——女工，保尔的妻子

主人公大事表

保尔：

因和神父的矛盾被学校开除。

在发电厂工作并偷了德军中尉的手枪。

巧遇冬妮亚并互生好感。

[illegible]年保护犹太人。

因救朱赫来被抓，出狱后在冬妮亚家避难。

[illegible]年参加日托末尔战役，头部负伤，右眼失明。

和冬妮亚参加共青团活动并发生争执。

[illegible]年[illegible]月重返基辅。

向丽达学习文化并互生好感。

参加平息基辅市暴动的战斗。

参加筑路，并和冬妮亚有了不愉快的偶遇。

在筑路中得格鲁布性肺炎兼肠伤寒，回谢佩托夫卡养病。

在铁路工厂工作并和菲尔等人展开斗争。

患急性风湿症回乡养病。

到别兹多夫区任共青团委书记。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重遇丽达。
接受疗养后重返岗位担任一个工业区团委书记。
车祸受伤重回疗养院。
认识达雅并帮助她脱离家庭。
和达雅结婚，身体状况下降。
双目失明，全身瘫痪开始文学创作。
作品出版，重返工作。

书路导航

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奥斯特洛夫斯基（1904—1936）是俄罗斯人，出生在乌克兰西部边陲的沃伦省（现属罗夫诺州）的一个贫苦的工人家庭。父亲是酒厂的工人，母亲给人家当厨娘。他不满十岁就给人家放牛、做童工，备尝了饥寒之苦和人格的屈辱。艰难的时世，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在他幼小的心灵里孕育了对权贵和剥削压迫者的憎恨，从小就形成了桀骜不驯的反叛性格。

尼古拉从小好学，从六岁起就渴望进小学读书，但都因生活困难而未能如愿。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随家迁往乌克兰内地小镇谢佩托夫卡。在那里他进教会学校读书，但刚入学几个月就被神学教师开除。到十月革命后，他才有了就学的可能，但因家庭经济困难而只好半工半读：他一边读书，一边在车站小食堂当杂工，在发电厂给锅炉工当助手。尼古拉有如饥似渴的求知欲，尤其喜欢读诸如《牛虻》、斯巴达克斯和加里波底的传记这类描述具有反抗精神的英雄形象的书籍。他不惜把自己在工厂得到的份儿饭送给书报摊主以换取免费读书读报的权利。

尼古拉从小就对以消灭剥削、消灭压迫、解放人类为斗争目标的布尔什维克党有一种近似本能的亲近感。早在半工半读期间，他就结识了工人布尔什维克贝列德雷丘克和林尼克（后来的谢佩托夫卡革命委员会主席）。1918年，谢佩托夫卡被彼得留拉匪军占领，革命委员会转入地下，从那时起，尼古拉就积极投身于布尔什维克领导的地下斗争，张贴传单，传递情报，还不顾生命危险救出了被捕的革命委员贝列德雷丘克。十五岁的尼古拉，第一批参加了本市的共产主义青年团。

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自幼养成了刚毅果敢、坚定不移的个性。他对自己立志要做的事义无反顾。1919年，红军离开谢佩托夫卡时，他背着家人毅然跟随部队上了前线。先是在科托夫斯基部队同波兰白军作战，后归编到布琼尼骑兵第一军团，先后当过通信兵，骑兵和侦察员。他年仅十六岁，但在战斗中骁勇过人，切切实实经受了血与火的洗

礼。同年八月，在攻打利沃夫的战斗中，他头、腹部受了重伤，右眼失明，被迫复员，转到地方工作。

1922年他十七岁，被乌克兰肃反委员会派到基辅市所属机构工作，后受共青团基辅市委指派到中央所属一铁路工厂当助理装配工，并任团支书。同年秋，参加抢修窄轨铁路工程、艰苦卓绝的恶劣环境使他得了伤寒和风湿病，但他仍坚持工作，一直担任共青团区委书记。1924年，被批准为布尔什维克党员。

从1927年开始，他的健康状况日益恶化，医疗委员会诊断他已成残废。这时，他预感到自己的生命已经到最后的决战阶段，他开始抓紧时间，顽强地自学，力争换一种武器“重返战斗岗位”。

1928年末，他开始试着写关于科托夫斯基旅的战绩故事，同时坚持收听共产主义函授大学的广播课程。第二年，他把写好的手稿寄到敖德萨去征求战友们的意见，可惜他没留副本，书稿在退回途中不幸遗失。

1930年，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左眼也失明了。这一打击对他来说是摧毁性的。但他仍顽强地与无情的命运抗争，就从这年十一月开始，他着手写长篇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就这样，他在双目失明、全身瘫痪、困卧病榻的艰苦条件下，忍受着病痛，克服书写的困难，借助于一块镂空的格板一字一句地摸写，后来手连笔也拿不动了，便自己口授，由亲友帮助笔录。历时三年，终于完成了这部不朽名著——《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小说的出版过程并不像作者在卷后所说的那样——：书稿寄往出版社后几天就得到了回电：“小说大受赞赏，即将出版，祝贺成功！”事实是，书稿被退了回来，后经几位好心朋友的努力，才被《青年近卫军》杂志勉强收下，小说第一、二部至1934年陆续刊出后，在苏联广大读者中引起强烈反响。他们纷纷致信致电编辑部对作者表示祝贺和慰问，但文学评论界却迟迟没有反应。小说合订成书，是直到1935年 远月 圆元日才正式签字发印的。

此时，奥斯特洛夫斯基比任何时候都清楚每一分钟对他的价值。《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完成之后，他立即开始构思另一部更大型的长篇小说《暴风雨的儿女》，他计划共写三卷，但只完成了第一卷，便突发

胃病，于 [illegible] 年 [illegible] 月 [illegible] 日溘然长辞，时年仅三十二岁。

这部小说感人至深，因为它浸透了作者的心血和情感，它是作者用生命浇铸而成的，小说也因此具有了鲜明的艺术风格。

首先，笔调雄浑，场面宏大摇作品描述的是从十月革命到社会主义建设十多年间的社会生活，此时苏联大地上战马奔腾、风云变幻。作者以乌克兰作为舞台，对这段时期的生活内容作了整体把握，作品几乎含纳了当时所有重大的事件，比如国内战争、经济恢复阶段的各种斗争、党内的矛盾冲突、列宁逝世所引起的震撼等。这些重大事件通过作家或直接或间接的描述，一一展示在读者眼前，这使作品有了一种厚重的历史感。由于作品这方面的内容特点，许多场面的描绘也以宏大见长，如，在波兰边境庆祝十月革命胜利的群众游行场面、与托洛茨基分子斗争的会议场面、列宁逝世追悼会现场群众踊跃入党的场面等。因此，雄浑、宏阔就成了作品的艺术风格之一。

其次，叙事、描写简洁凝练摇作者的叙事特点基本上是大处入手，作品中虽也不乏精当的细节，但对所写之事的处理大体上是点到为止，不作过多的铺排；描写也是这样，不管是场面描写，还是人物的肖像描写、心理描写、行为动作描写，都以简洁、精确为特色。

再次，政论性的文字与抒情插笔相结合摇作者是当时千千万万个“保尔”之一，亲历了那个紧张、激动的时代。他有强烈的政治倾向性，有分明的爱憎情感，写作过程中，他对这些不作任何掩饰，于是在作品里，作者通过人物直接面对读者，对各种事件发表评论、对各色敌人作出抨击、对英雄人物和英勇行为表达赞美等等。这些政论和抒情文字层出不穷，形成了作品的又一风格。

最后，自传性与虚构性的融合摇作品写到的重大事件都是真实的，主人公保尔的生活、战斗经历与作者本人的生活、战斗经历又有极多相似之处，如此，作品获得了一种文献性、自传性的风格。但它又不是纪实作品或自传作品，它是小说，是虚构的，它是将真实的事件、将自身经历作为素材，通过艺术想像和艺术加工创造出来的艺术作品。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最早的中译本，是由梅益先生依据英文译本转译，[illegible] 年上海新知书店出版。新中国成立后，梅译本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illegible] 年出了第 [illegible] 版，至今已再版 [illegible] 次，印行了五十几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次，其间经过了多次修订。梅译本是该小说的中译本中最知名的一种，发行总量已超过 [illegible] 万册。此外，人民文学出版社以及国内其他出版社还发行出版过另外一些译者的译本。

第一部

一



谢佩托夫卡城，十二岁的小学生保尔·柯察金复活节前到瓦西里神父家补考，因在神父家的复活节蛋糕上撒烟末儿，被学校开除。为了维持生活，他到车站食堂当杂工，整天干着又脏又累的工作，只能得到八卢布。在那里，保尔看到了生活底层的种种黑暗，他对当班的和老板充满了憎恨，渴望一个未知的全新的世界。在哥哥阿尔焦姆的帮助下，保尔离开食堂，到发电厂工作。



“节前到我家里补考的，都站起来！”

一个穿着法衣、脖子上挂着一只沉重的十字架的、虚胖的神父，恶狠狠地瞪着全班的学生。

他那对凶恶的小眼睛瞪着从座位上站起来的六个小孩子——四个男的，两个女的。他们全都惶恐地望着这个穿法衣的人。

这里反映出神父怎样的性格特点？

“你们坐下，”神父向那两个女孩子挥一挥手说。

两个女孩赶快坐下，松了一口气。

瓦西里神父那对小眼睛盯在四个男孩身上。

“小鬼们，到这儿来！”

瓦西里神父站起来，推开椅子，走到紧紧地挤在一起的四个小孩跟前。

“你们这些小无赖，谁抽烟？”

找出神父对四个男孩的三种称谓，这是否与神父的身份一致，说明了什么？

四个人都小声回答：

“神父，我们不抽烟。”

神父的脸气得发紫。

“混账东西，你们不抽烟，那么面团里的烟末儿是谁撒的？全不抽烟吗？好，咱们这就来瞧瞧！把口袋翻过来！快！听见了没有？翻过来！”

有三个孩子开始把口袋里的东西掏出来，放在桌子上。

神父仔细地检查他们口袋里面的每一条缝，想找出一点烟末儿，但是什么也没找到，他就转过去对着第四个，那个黑眼睛的孩子，他穿着破旧的灰衬衫和膝盖上打着补丁的蓝裤子。

从这个孩子的穿着反映了什么？

“你怎么像木头一样地站着？”

那黑眼睛的小孩恨透了神父，他看着他，低声回答说：

“我一个口袋也没有，”他边说边用手摸着那缝死的袋口。

“哼，一个口袋也没有？你以为我就不知道谁会干出那么可恶的事情——把复活节的面团糟蹋了吗，是不是？你以为现在学校还能要你吗？哼，你这小鬼，这回可不能便宜你了。上次是亏了你母亲恳求才没有开除你，这回可不行了。你给我滚出去！”他使劲地揪住那小孩的一只耳朵，把他推到走廊里，随手就把门关上了。

教室里没有一点声音，大家都缩着脖子。谁也不知道保尔·柯察金为什么会这样被赶出学校。只有保尔的好朋友谢廖沙·勃鲁扎克明白这回事。他们六个功课不及格的学生在神父家的厨房里等着补考的时候，他亲眼看见保尔把一撮烟末儿撒在神父厨房里预备做复活节糕的面团上。

你能读出保尔的一颗善良的心吗？

被赶出来的保尔坐在学校门口底下一层台阶上。他想，该怎么回家呢？他对在税务官家里当娘姨、每天从早忙到晚、对什么事都挺认真的母亲，又该怎么说呢？

想到这里，他给眼泪哽住了：

“现在我该怎么办呢？都怨这该死的神父。我为什么要给他撒上一把烟末儿呢？那是谢廖沙叫干的。他说：‘来，咱们给这讨厌的老畜生撒一把。’我们就把烟末儿撒上去了。现在谢廖沙倒逃脱了，我呢，看来准要给开除的。”

保尔和瓦西里神父早就记了仇。有一天，保尔和米什卡·列夫丘科夫打架，老师不准他回家吃饭。为了怕他独自在空教室里淘气，就叫他和高年级的学生一起，坐在教室后面的凳子上。

那个高年级的教师是一个瘦子，穿着黑上衣，正在跟学生讲地球和天体。保尔听着他讲什么地球已经存在好几百万年了，什么星星也跟地球相像，惊奇地张着大嘴。他觉得很奇怪，几乎想站起来说：“老师，这跟圣经上说的完全两样呀。”但是他怕挨罚，没敢问。

保尔的圣经课，神父平时总是给他五分。祈祷文和新旧约他都背得烂熟，上帝哪一天创造了哪一种东西他都知道。关于这件事保尔决定问问瓦西里神父。在下次上圣经课的时候，神父刚一坐下，保尔就举起手来，一得到允许，他就站起来说：

“神父，为什么高年级的老师说，地球已经存在了好几百万年了，不像圣经上说的五千年……”他突然给瓦西里神父那尖利的喊叫声打断了：

“混账东西，胡说八道！这是你从圣经上念来的吗？”

保尔还没有来得及答话，神父就已揪住他的两只耳朵，把他的头往墙上撞了。一分钟后，给撞伤了和吓昏了的他，已经给神父推到走廊上去了。

保尔回到家里，他母亲又狠狠地责骂了他一顿。

第二天，他母亲到学校里，请求瓦西里神父让她的孩子回校。从那时起，保尔就恨死了神父。又恨他，

读书是需要怀疑精神的。你在课堂上是否也曾有过像保尔这样的勇气呢？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又怕他。他从不饶恕稍微侮辱过他的人；他更不会忘记神父冤枉打他这一顿，只是怀恨在心，不露出来。

他还受过瓦西里神父无数次小的侮辱：往往为了些极小的事情，神父就把他赶出教室，有时好几个星期天天罚他站墙角，而且从来不问他功课，因此他不得不在复活节前跟别的几个功课不及格的同学一道到神父家去补考。他们在厨房里等候的时候，他就把一撮烟末儿撒在复活节蒸糕用的面团上。

请注意保尔的报复，这种反抗性是他性格的底色，贯穿其一生。

这件事谁也没看见，但是神父马上就猜出是谁干的。

……下课了，孩子们成群地拥到院子里来，围住了保尔。保尔忧郁地坐在那里，一声不响。谢廖沙在教室里没有出来，他觉得自己也有错，但又无法帮助他的朋友。

迎接保尔的将是怎样一幅情景呢？

校长叶弗列姆·瓦西里耶维奇的头从教员室的窗口探出来了，他那低沉的声音，使保尔吃了一惊。他喊道：

“叫柯察金马上到我这里来！”

保尔的心怦怦直跳，朝教员室走去。

车站食堂的老板，一个面色苍白、眼睛无神的上了年纪的人，看了看站在一边的保尔。

“他几岁了？”

“十二岁。”保尔的母亲回答。

“行，让他留下吧。条件是这样：工钱每月八卢布，当班的时候管饭，顶班一天一夜，在家休息一天一夜，可是不许偷东西。”

“呵，不会的，老板，决不会的！我担保保尔什么也不偷。”保尔的母亲惊慌地说。

“好啦，让他今天就上班。”老板命令说，又转身向旁边那个站在柜台后面的女招待说：“齐娜，带这小孩到洗刷间去，叫佛罗霞安顿他，顶格里什加。”

女招待放下了正在切火腿的刀子，向保尔点了点头，就走过食堂，朝通到洗刷间的旁门走去。保尔跟在她后面。他的母亲一面紧紧地跟着他们，一面小声对他说：

“保尔，亲爱的，你干活要卖力气，别让自己丢脸呵。”

淳朴、勤劳、善良的母亲形象。

她用忧郁的目光把儿子送走之后，才朝门口走去。

洗刷间里的活儿很紧张：一张桌子上堆着一大堆盘碟和刀叉，有几个女人用搭在肩膀上的毛巾在那里擦家什。

一个年纪比保尔大一点的、长着一头火红色蓬乱头发的男孩子，正在对付两个大茶炉。

洗家什的大锅里的开水正冒着蒸气，把整个洗刷间弄得热气腾腾的，保尔刚进去的时候，看不清女工们的脸。他站在那儿，不晓得该干什么，也不晓得该到哪儿去才好。

齐娜走到一个正在洗盘子的女人旁边，拍着她的肩膀，说：

“佛罗霞，这是刚给你们雇来的小伙计，预备顶格里什加的。你告诉他干什么吧。”

她转过身来指着那个叫作佛罗霞的女人，对保尔说：

“她是这里的领班。她叫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说完了，她就转身回食堂去了。

“是，”保尔轻轻地回答说，一面看着站在他前面的佛罗霞，等候她的吩咐。佛罗霞擦去了额上的汗，从上到下地把他仔细打量一番，好像在估量他能不能称职似的，然后把一只从胳膊肘上滑下来的袖子卷起来，用一种非常动听的、深沉的声音说：

从另一侧面表明保尔还很小。

“小弟弟，你的活挺简单：就是说，每天早晨要准时把这个大铜壶烧热，里面的水要老开，自然，木柴

要你自己劈，还有那两个大茶炉也是你的活儿。另外，活紧的时候，你就帮着擦刀叉，把脏水提出去。小弟弟，你的活儿不少，够你忙的了，”她说话，用的是科斯特罗马地方的土音，把重音放在字母“葬”上。她说话的口音和那长着翘鼻子的、泛着红晕的脸，使得保尔心里高兴些了。

你能从这声称呼里看出保尔当时的幼稚吗？

“看来，这位大婶还不坏，”保尔心里这样想，于是就鼓起勇气问佛罗霞：

“现在我该干些什么呢，大婶？”

保尔说到这里，洗刷间里的女工们哈哈大笑，把他最后的话盖住了。

“哈哈哈！……佛罗霞认了一个侄子……”

“哈哈！……”佛罗霞笑得最厉害。

因为蒸气的关系，保尔看不清她的脸，其实佛罗霞只有十八岁。

保尔觉得很难为情，他又转身问一个男孩子：

“现在我该做些什么呢？”

那个男孩子只是嘻嘻地笑着回答：

“还是问你的大婶去吧，她会告诉你的，我是这里的临时工。”说完，他就转身跑进厨房里去了。

这时候保尔听见一个年纪不轻的洗家什的女工说：“到这里来，帮着我擦叉子吧。你们为什么笑得那样厉害？这孩子究竟说了什么好笑的话？”她给他一条毛巾，说：“给你，拿去，一头用牙咬住，一头用手拉紧，再把叉子齿儿在这上面来回地擦，要擦得干干净净，一点儿脏东西也不许有。咱们这里对这件事挺认真。老爷们都仔细看叉子，要是找到一点点的脏东西，那就糟了。老板娘一下子就把你赶出去。”

这些说明了什么？

“什么？老板娘？”保尔不明白。“刚才雇我的那个男人不是老板吗？”

那女工笑起来了：

“孩子，你不知道，这儿的老板只是一件摆设，一个废物，这里的事情都由老板娘做主。她今天出门去了。你干几天就会知道。”

洗刷间的门开了，三个堂倌每人捧着一大摞脏盘子走进来。

其中有一个宽肩膀、斜眼、四方大脸的家伙说：

“要加紧干呵。十二点的班车马上就到了，可是你们还是这样慢腾腾的。”

他看见了保尔，就问：

“这是谁？”

“新雇来的。”佛罗霞回答说。

“呵，新雇来的，”他说。“那么，你可得当心，”说着他就把一只大手按到保尔的肩膀上，把他推到那两个大茶炉跟前，“这两个大茶炉你得时刻准备好，可是，你瞧，现在一个火已经灭了，另一个也只有一点儿火光。今天饶了你，明天要再是这样，你就得挨耳光。明白吗？”

“做得不好就得挨耳光”，这种劳动你能体会吗？

保尔一句话也没说，就烧茶炉去了。

保尔的劳动生活就这样开始了。他从来没有像第一天当工人那样卖力气。他知道：这里跟在家不一样，在家不听母亲的话也行。那个斜眼的堂倌说得很明白，要是不听话，就得挨耳光。

保尔用脱下的一只靴子套着炉筒，使劲朝那两个大茶炉的炭火鼓风，那两个能盛四桶水的大肚子茶炉就冒出火星来了。接着他又提走一桶脏水，倒在污水池里，把湿木柴堆到大锅旁边，又把湿抹布搭在水烧开了的茶炉上面烘干。总之，叫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直到深夜，保尔才走到下面厨房里去，这时候他已经累极了。那个年纪大的洗家什女工阿尼西娅，望着他走后关上了的门说：

十四岁的保尔为何如此卖命地干活？从中我们真正体会到了“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嘿，这孩子有点怪，你看他忙得像疯子似的。一

定是迫不得已才到这里来干活的。”

“是呀，这孩子挺好的，”佛罗霞说，“这样的人干起活来用不着别人催。”

“做做就会偷懒的，”鲁莎反驳说，“一开头全都很卖力……”

第二天早上七点钟，保尔已经给通宵不停的劳动弄得精疲力竭，他把两个烧开了的茶炉交给了替班的，那个眼神放肆的圆脸的男孩子。

那个孩子看看一切都弄得妥帖，茶炉里的水也烧开了，就把两只手插进口袋里，从咬得紧紧的牙缝里挤出一口唾沫来，带着一副傲慢的神气，斜着白眼看了看保尔，然后用绝对不许反抗的腔调说：

“喂，小鬼！记好，明天早上准六点来接班。”

“为什么六点？”保尔问。“换班是七点呀。”

遇到这样的挑衅，你怎样做呢？

“谁要七点换班，就让他七点换班好了，你可得六点就来。要是再说废话，我就打肿你的狗脸。你这小子，才到就摆架子。”

那些刚换了班的洗家什的女工们，蛮有兴趣地听着两个孩子的谈话。那孩子的盛气凌人的声音和寻衅的态度把保尔激怒了。他向自己的接班人逼近一步，本想狠狠地给他一个耳光，只是怕头一天上工就给开除了，才没有动手。他气得满脸发紫，说：

你能像保尔那样勇敢地进行反击吗？

“火气别太大，别吓唬人，要不，你决不会有好下场！明早我七点来。要打架，我奉陪；你想试一试，那就请！”

对方向着大锅倒退了一步，吃惊地瞧着怒气冲冲的对手。他完全没料到会碰这样大的钉子，于是有点手足无措了。

“那好啦，咱们走着瞧吧，”他含含糊糊地说。

劳动和自卫都是为了赢得做人的尊严。

头一天平安无事地过去了。当保尔迈着大步走回家的时候，他觉得自己已是一个心安理得地挣得了休

息的人了。他现在也在劳动，谁也不能再说他是个吃闲饭的人了。

早晨的太阳从高大的锯木厂后面懒洋洋地升起来。保尔家的小屋很快就可以看见了。瞧，马上就到了，就在列辛斯基的庄园后面。

“妈一定刚刚起床，可是我已经下班回来了，”他一面想着，一面加快脚步，嘴里吹着口哨。“离开学校倒也好。反正那个该死的神父是不会让你好好念书的。现在我恨不得吐他一脸唾沫，”保尔正想着，已经到了家，在推开小门的时候，又想起来：“我一定要揍那黄毛小子的狗脸，对，一定要揍他一顿。”

母亲正在院子里忙着烧茶炊，一看见儿子就慌忙地问他：

“怎么样？”

“很好。”保尔回答。

母亲好像有什么话要告诉他。可是他已经明白了。他从敞开的窗户望过去，看见了他哥哥阿尔焦姆的宽大的后背。

“怎么，阿尔焦姆回来了吗？”他心神不安地问。

“是的，昨天晚上刚到，往后他就住在家里了。他要到调车场干活。”

保尔有点踌躇地推开了房门，走进屋里去。

那个身材高大、背朝着保尔坐在桌子旁边的人，回过头来，从浓黑的眉毛下面直射出两股严厉的目光，瞧着保尔，这是哥哥的眼睛。

长兄如父，严父的形象。

“呵，撒烟末儿的孩子回来了？好，好，你干的好事！”

保尔知道，跟这位突然回家的哥哥谈话决不会有好结果的。

“他已经完全知道了，”保尔心里想，“这回阿尔焦姆对我可能是连打带骂。”

保尔有点怕阿尔焦姆。

但是阿尔焦姆显然没有打他的意思；他两肘拄着桌子坐在凳子上，用一种又像嘲弄、又像轻蔑的目光盯着他。

“大概是，你已经大学毕业了，各门科学统统学过了，所以现在干起洗家什的活儿来了，是不是？”阿尔焦姆说。

保尔两眼盯着地板上破烂的地方，专心地琢磨那个突出的钉头。可是阿尔焦姆却站起身来，走到厨房里去了。

“看样子，也许不至于挨打啦。”保尔松了一口气。

在喝茶的时候，阿尔焦姆平心静气地叫保尔把课堂上发生的事情告诉他。

保尔原原本本地说了一遍。

“现在你就这样不成器，往后怎么得了呵？”他母亲发愁地说。“唉，我们可拿他怎么办呢？他这个样子究竟像谁呀？天哪，为了这孩子，我受了多少罪！”她埋怨说。

阿尔焦姆推开喝干了的茶杯，对保尔说：

“听见了吧，弟弟。过去的事别提了，往后你可要小心，干活儿别耍鬼把戏，该干的，都得干。要是这个地方又把你赶出来，我就一点也不饶你。你要记住。别让妈再操心了。你这个鬼东西，走到哪里就闹到哪里，到处闯祸。现在该闹够了。等你干满一年——我一定设法把你弄到调车场当个学徒，一辈子给人家洗家什是不会有出息的。应该学会一门手艺。眼下你还小，再过一年，我一定替你申请，说不定调车场会收下你的。我已经调到这儿来，往后就在这儿干活。不要再让妈伺候人家了。她在各式各样的混蛋面前弯腰已经弯够了，可是你，保尔，要注意，以后要好好地做人呵！”

俗话说，长兄如父。一番语重心长的话，可见哥哥对弟弟的关爱。

他站起来，挺直了又高又大的身躯，把搭在椅背上的上衣穿上，突然对母亲说：

“我有点事，出去一个钟头。”说着他就弯腰过了门楣，走出去。

他到了院子里，走过窗户跟前的时候，又说：

“我给你带来了一双靴子和一把小刀，等会儿妈会拿给你的。”

车站食堂白天黑夜都营业。

有六条铁路线在谢佩托夫卡中继站交轨。车站里总是挤满了人，只有在夜里两班车间隔的时候，才有两三个钟头稍微清静点儿。在这个车站上，成百的列车开进开出，由前线的这一方面调到前线的那一方面。无数的伤兵从前线运来，而一律穿着灰色军大衣的新兵又像洪流似的，不断地往前线运去。

保尔在食堂里干了两年，这两年他看到的只是厨房和洗刷间。在那地下的大厨房里，工作异常紧张。那儿有二十几个人在干活。十个堂倌穿梭似的从食堂到厨房来往走动。

这两年里，保尔的工钱由八个卢布长到十个卢布，人也长得又高又壮。这期间，他受了许多折磨：在厨房里当厨子的下手，给煤烟熏了六个月，后来又给调到洗刷间去，因为那个权力极大的厨子头不喜欢这个不驯顺的孩子，他生怕保尔为了老是挨他的耳光会戳他一刀。要不是保尔很能干活，他们老早就把他撵走了。保尔干的活比谁都多，从来不知道疲乏。

保尔从来都是不知疲倦地干活说明了什么？

在食堂最忙的时候，他就像疯子一样，一会端着盘子一步跨四五级楼梯，从食堂跑到下面的厨房来，一会又从厨房跑上去。

每天夜里，当食堂的两个餐厅的吵闹停了下来，堂倌们就聚在下面厨房的仓库里，开始“幺”呀“九”呀地大赌起来。有许多次，保尔看见赌台上摊着许多的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